

萧红印象

序

跋

章海宁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序

跋

章海宁

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红印象·序跋 / 章海宁主编.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2

(萧红印象丛书 / 章海宁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436 - 1

I. ①萧… II. ①章… III. ①序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K825.6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8461 号

书 名	萧红印象·序跋
作 者	章海宁 主编
出 版 人	李小娟
责 任 编 辑	刘剑刚 林召霞
出 版 发 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哈尔滨市学府路 74 号 150080)
网 址	http://www.hljupress.com
电 子 信 箱	hljupress@163.com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67 千
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436 - 1
定 价	5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萧红印象》丛书序

林贤治

今年，距萧红诞生恰好一百周年。

在中国这块为她所深爱着的土地上，萧红仅仅生活了三十一个年头。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了追求爱与自由，这位年轻女性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抛弃了早经布置的可能的安逸地位，告别了世俗的幸福而选择流亡的道路。在那里，她和广大底层的人们一起经历了各种不幸和痛苦，终至为黑暗所吞噬。对于命运所加于她的一切，她坦然接受，又起而作不屈的反抗。她以文学的最富于个人性的形式表达作为弱势者的立场，在悲悯和抚慰同类的同时，控诉社会的不公。十年间，她在贫困、疾病和辗转流徙中写下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呼兰河传》突出地表现了一个文学天才的创造力，在展开的生活和斗争的无比真实的图景中，闪耀着伟大的人性艺术的光辉。

常常以“自由主义”相标榜的精英批评家，在萧红的作品面前，往往表现出相当的傲慢，而被中国新一代文科学者奉为主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洋洋几十万言，仅用寥寥数语就把萧红给解决了。几十年来，正统的文学教科书虽然给了萧红一个“左翼作家”、“抗战作家”的头衔，但是，它们重视的唯是群众集体，却轻视了作者个人；聚焦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主题，却忽略了人性的内面世界。于是萧红作品的多义性和丰富性，被长期遮蔽在学术的阴影之中。

需要反教条主义的阅读。教条主义不但产生于意识形态灌输，某种强制式服从，而且来自迷信，甘愿接受所谓“权威”的引领。阅读萧红，必须先行去除所有这些眼罩。“弱势文学”的阅读者，如果不能回到弱势者的立场，不能接近被压迫、被损害的心灵，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理解。除此之外，对于萧红的作品，倘要细读，还需了解流亡者萧红和写作者萧红的关系，质而言之，就是实际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我们知道，萧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为我们叙述了许多发生在 20 世纪 2

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的故事,描写了许多受难的人们;假如能够了解萧红的个人经历,人际关系和生活场景,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倾听她唱给中国大地的哀歌。同时,萧红又是一个勇于自我表现的、内倾的作家,一个天生的先锋派,她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带有自序传的性质,都留有她的影子,且为她不安分的情感所支配,所以了解真实生活中的萧红,是解读萧红作品所不可或缺的。

章海宁先生主编的《萧红印象》丛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阅读的必需,不仅仅是纪念萧红百年诞辰的一份纪念品而已。

由于文界的实质性的轻忽,研究萧红的文章不是很多,回忆录一样性质的文字也相当零散。这套丛书,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丛书共六卷,仅文字就有四卷,以编选的眼光看,各卷内容或有重叠的地方,但脉络是清楚的。首卷为《记忆》,次卷为《研究》,三卷为《序跋》,四卷为《故家》,其余两卷为《影像》、《书衣》之属;人与书,则是贯穿丛书的两条线索。“人”,是对于萧红个人的忆述。叙述者有同时代人,也有晚生的作家;有萧红的情人、亲属、朋友、同学,不同的眼光看同一个人,层次感和丰富性就显现出来了。收入当代作家的追忆,可以看出萧红的影响力;扩大一点说,还可以从中辨识某种文学精神的谱系。至于“书”,即文本研究,其中若干带有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字不乏创见,对《生死场》的解读亦颇具新意。此外,关于萧红研究在国外的综述,很可以开拓我们的眼界。丛书收录的文字,有一些散落已久,如孙陵等人的记述;特别是萧红早年同学的回忆,可谓吉光片羽,值得珍视。

可观察,可想象,可思考。把所有这些文字和图像合起来,结合萧红文集,就构成了萧红完整的形象。其实,该丛书的价值并不止此,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萧红之外的文坛人物的影像,寻绎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两代人的比较,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变迁。

主编章海宁先生到香港搜集萧红遗稿,路经广州时,和我有过一次晤谈;此前,为编辑《萧红全集》还曾通过几回电话。我知道,他一直在研究萧红文集的版本,功夫的扎实、细致自不必说,最使我感动的是他话间流露出来的对萧红的一份深情。关于学术,我从来反对所谓的“价值中立”,尤其在人文科学、文化艺术的范围之内。章先生热爱萧红,所以有此持续的研究,我以为这是有别于一般的学者的。

今天,很高兴看到《萧红印象》丛书皇皇数卷行将面世。章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在此,希望读者凭借这样一套书,犹如凭借一张可靠的地图,去寻找萧红,寻找自由的乡土。

2011年5月20日



萧红印象·序跋

目 录 *contents*

- 001 萧红作《生死场》序 / 鲁迅
- 003 《生死场》读后记 / 胡风
- 006 《呼兰河传》序 / 茅盾
- 013 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 / 聂绀弩
- 018 乱离杂记 / 锡金
- 041 《跋涉》书后 / 萧军
- 043 《跋涉》第三版序言 / 萧军
- 045 《跋涉》第五版前记 / 萧军
- 050 《生死场》重版前记 / 萧军
- 054 《商市街》读后记 / 萧军
- 055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前言 / 萧军
- 062 《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前言 / 萧军
- 066 《怀念你——萧红》序 / 端木蕻良
- 068 《呼兰学人说萧红》序 / 端木蕻良
- 071 《萧红小传》后记 / 骆宾基
- 072 《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 / 骆宾基
- 077 《萧红小传》修订版编后记 / 骆宾基
- 079 《萧红小传》序 / 骆宾基

- 082 《呼兰河传》后记 / 骆宾基
- 085 《萧红传》英文原版序 / 葛浩文
- 087 《萧红传》中文版序 / 葛浩文
- 089 《萧红传》哈尔滨版序 / 葛浩文
- 092 《萧红传》香港再版序 / 葛浩文
- 093 我的话 / 葛浩文
- 096 《萧红的商市街》后记 / 葛浩文
- 101 《染布匠的女儿》导论 / 葛浩文
- 105 评介《梦回呼兰河》 / 葛浩文
- 108 我写《梦回呼兰河》 / 谢霜天
- 111 《萧红传》台湾版译者序 / 郑继宗
- 113 《萧红传》序 / 刘以鬯
- 116 《萧红散文集》编后记 / 王观泉
- 118 《萧红短篇小说集》编后记 / 王观泉
- 120 《怀念萧红》编后记 / 王观泉
- 122 《萧红散文选集》修订版序言 / 肖凤
- 132 《萧红传》跋 / 肖凤
- 134 《萧红自传》后记 / 肖凤
- 137 《萧红传》后记 / 丁言昭
- 140 生死场 艰辛路 / 丁言昭
- 146 我为什么写萧红 / 王小妮
- 149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 / 季红真
- 161 对着人类的愚昧 / 季红真
- 170 活在人们记忆中的萧红 / 季红真
- 172 错动历史中的文学飞翔 / 季红真
- 182 《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后记 / 季红真
- 184 萧红和她的弱势文学 / 林贤治
- 198 《漂泊者萧红》后记 / 林贤治
- 200 《萧红现象》序诗：我和你 / 皇甫晓涛

- 203 《走进萧红世界》序 / 钱理群
- 206 《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导言 / 吴福辉
- 210 《萧红小说全集》序 / 张抗
- 218 《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后记 / 曹革成
- 223 《我的婶婶萧红》跋 / 曹革成
- 226 《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后记 / 叶君
- 229 《萧红图传》后记 / 叶君
- 231 另一种萧红传记 / 孙郁
- 235 寻梦人的步履 / 袁权
- 241 《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萧红卷》序言 / 林非
- 245 伤残的花 / 张毓茂
- 262 《萧红代表作》前言 / 邢富君
- 274 读《萧红身世考》 / 江南尘
- 277 《萧红评传》后记 / 郭玉斌
- 280 《萧红画传》后记 / 章海宁
- 28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寂寞的河 / 王渡
- 289 《二十世纪文学名家大赏·萧红》导读 / 刘人鹏
- 294 《萧红散文全编》前言 / 彭晓丰 刘云
- 302 《萧红小说全编》前言 / 刘云
- 312 萧红其人其文 / 陈宝珍
- 323 《萧红·氛围小说》序 / 锡庆
- 334 惊世骇俗才女情 / 吴丹青
- 347 萧红与乡土文学 / 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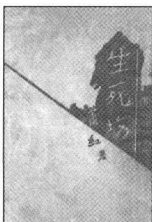


萧红作《生死场》序

鲁迅

记得已是四年前的的事了，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后来仗着几个朋友的帮助，这才得进平和的英租界，难民虽然满路，居人却很安闲。和闸北相距不过四五里罢，就是一个这么不同的世界，——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哈尔滨。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复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



本文为《生死场》初版序。

《生死场》，萧红著，上海容光书局1935年12月初版，竖排繁体，32开，毛边，218页。另收鲁迅《序》、胡风《读后记》2篇。



起来,她不幸得很,她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听说文学社曾经愿意给她付印,稿子呈到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那里去,搁了半年,结果是不许可。人常常会事后才聪明,回想起来,这正是当然的事: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恐怕也确是大背“训政”之道的。今年五月,只为了《略谈皇帝》这一篇文章,这一个气焰万丈的委员会就忽然烟消火灭,便是“以身作则”的实地大教训。

奴隶社以汗血换来的几文钱,想为这本书出版,却又在我们的上司“以身作则”的半年之后了,还要我写几句序。然而这几天,却又谣言蜂起,闸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又在抱头鼠窜了,路上是络绎不绝的行李车和人,路旁是黄白两色的外人,含笑在赏鉴这礼让之邦的盛况。自以为居于安全地带的报馆的报纸,则称这些逃命者为“庸人”或“愚民”。我却以为他们也许是聪明的,至少,是已经凭着经验,知道了煌煌的官样文章之不可信。他们还有些记性。

现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夜里,我在灯下再看完了《生死场》,周围像死一般寂静,听惯的邻人的谈话声没有了,食物的叫卖声也没有了,不过偶有远远的几声犬吠。想起来,英法租界当不是这情形,哈尔滨也不是这情形;我和那里的居人,彼此都怀着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现在却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写了以上那些字。这正是奴隶的心!——但是,如果还是扰乱了读者的心呢?那么,我们还决不是奴才。

不过与其听我还在安坐中的牢骚话,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场》,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生死场》读后记

胡
风

我看到过有些文章提到了萧洛诃夫 (Sholokof) 在《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里所写的农民对于牛对于马的情感, 把它们送到集体农场去以前的留恋, 惜别, 说那画出了过渡期的某一类农民底魂魄。《生死场》底作者是没有读过《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的, 但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 (羊、马、牛) 的爱着, 真实而又质朴, 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片。

不用说, 这里的农民底运命是不能够和走向地上乐园的苏联的农民相比的: 蚊子似的生活着, 糊糊涂涂的生殖, 乱七八糟的死亡, 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 种出食粮, 养出畜类, 勤勤恳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



本文为《生死场》初版后记。

《生死场》, 萧红著, 上海容光书局1935年12月初版, 竖排繁体, 32开, 毛边, 218页。另收鲁迅《序》、胡风《读后记》2篇。



底威力下面。

但这样混混沌沌的生活是也并不能长久继续的。卷来了“黑色的舌头”，飞来了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日本旗替代了中国旗。偌大的东北四省轻轻地失去了。日本人为什么抢了去的？中国的治者阶级为什么让他们抢了去的？抢的是要把那些能够肥沃大地的人民做成压榨得更容易更直接的奴隶，让他们抢的是为了表示自己底驯服，为了取得做奴才的地位。

然而被抢去了的人民却是不能够“驯服”的。要么，被刻上“亡国奴”的烙印，被一口一口地吸尽血液，被强奸，被杀害。要么，反抗。这以外，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这个人吃人的世界。

在苦难里倔强的老王婆固然站起了，但忏悔过的“好良心”的老赵三也站起了，甚至连那个在世界上只看得见自己底一匹山羊的谨慎的二里半也站起了……到寡妇们回答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的时候，老赵三流泪的喊着“等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不……不是亡……亡国奴……”的时候每个人跪在枪口前面盟誓说：“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枪子是有灵有圣有眼睛的啊！”的时候，这些蚊子一样的愚夫愚妇们就悲壮的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前线。蚊子似的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的为生而死了。

这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而且是觉醒底最初的阶段，然而这里面是真实的受难的中国农民，是真实的野生的奋起。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语）。

使人兴奋的是，这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却是出自一个青年女性底手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前者充满了全篇，只就后者举两个例子：

山上的雪被风吹着像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似的。大树号叫，风雪向小房遮蒙下来。一株山边斜歪着的大树，倒折下来。寒月怕被一切声音扑碎似的，退缩到天边去了。这时候隔壁透出来的声音更哀楚。



上面叙述过的,宣誓时寡妇们回答了“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以后,接着写:

哭声刺心一般痛!哭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老赵三流泪的喊着死了,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以后,接着写:

浓重不可分解的悲酸,使树叶垂头。赵三在红蜡烛前用力鼓了桌子两下,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人们一起向苍天哭泣。大群的人起着号啕!

这是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发着颤响,飘着光带,在女性作家里面不能不说是创见了。

然而,我并不是说作者没有她底短处或弱点。第一,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能够得到的紧张的迫力。第二,在人物底描写里面,综合的想象的加工非常不够。个别的看来,她底人物都是活的,但每个人物底性格都不凸出,不大普遍,不能够明确的跳跃在读者底前面。第三,语法句法太特别了,有的是由于作者所要表现的新鲜的意境,有的是由于被采用的方言,但多数却只是因为对于修辞的锤炼不够。

我想,如果没有这几个弱点,这一篇不是以精致见长的史诗就会使读者感到更大的亲密,受到更强的感动罢。

当然,这只是我这样的好事者底苛求,这只是写给作者和读者的参考,在目前,我们是应该以作者底努力为满足的。由于《八月的乡村》和这一本,我们能够真切的看见了被抢去的土地上的被讨伐的人民,用了心的激动更紧的和他们拥合。

一九三五,一一,二二晨二时。



《呼兰河传》序

茅盾

1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女伴们去游

本文为《呼兰河传》寰星版序言。

《呼兰河传》，萧红著，上海寰星书店1947年新版，竖排繁体，32开，271页，插图1幅。另收骆宾基《萧红小传》、茅盾《呼兰河传·序》2篇。茅盾《呼兰河传·序》，原题为《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载1946年12月《文艺生活》第10期。寰星书店新版《呼兰河传》时，收此文为序。





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她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也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2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最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坊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脱稿以后，翌年之四月，因为史沫特莱女士的劝说，萧红想到星加坡去（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她说：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星加坡则坚不可破，即破了，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那时我因为工作关系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



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国内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了。

星加坡终于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她进了玛丽医院。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她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可救药。可是萧红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她的最大的威胁。

经过了最后一次的手术,她终于不治。这时香港已经沦陷,她咽最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这人间。

3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么单调呵!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缠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倌冯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着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日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